

國寶作家黃春明「火紅」美國

丘
引
◎ 旅美文字工作者

站在講臺上，一開口說故事，黃春明無論從外觀或內在，都看不出是一個近八十歲的人。我坐在第一排的中間位置，和黃春明的距離最短。從走路輕盈上看，黃春明大約是五十歲左右或更年輕的人。而一旦拉出故事，他就像是一個魔術師一樣，變成八歲的孩子，或十幾歲的青少年。這樣的魔術年紀，只有在黃春明的身上可以看到。傳統對上了年紀的描述，如「老態龍鍾」的字眼，就算黃春明到一百歲了，還是配不起來那種對老年的刻板印象。

聽眾的位置早就坐滿了，但人潮仍陸續的湧入，所以現場得不斷的加椅子。我相信，我國駐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文化中心從來沒有如此盛況過。根據參加建國一百年國慶升旗典禮的朋友向我描述，來聽黃春明演講的人遠遠超過參加百年升旗典禮的民眾。可見黃春明的魅力，是不分老少通吃，也不分省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大早七點上路，開了兩小時的車，又提早一小時抵達，來聽黃春明的演講。

開場時，主辦單位北美喬州作家協會安排了小朋友表演黃春明的戲劇——小麻雀稻草人。這也樂了投入黃大魚兒童劇團多年的黃春明先生，他現場和小朋友一起唸著他寫的農村調。



· 小朋友表演黃春明的戲劇——小麻雀稻草人。黃春明先生（右1）非常開心。（照片提供 / 丘引）

國寶級作家黃春明在 77 歲之刻，於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 10 月，千里迢迢到美國做一個月十二場的公開巡迴演講的精神不只叫人感動，而且可能是我國有史以來，在這等年紀在海外公開巡迴演講唯一的一個國寶作家。美國的幅員廣大，十二場的演講又分佈在不同的州，單就體力上的耗費，別說是 77 歲，就算是三十歲的壯年也是很



大的負荷。此外雖然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還有時差，如美西和美東的時差就是三小時，美東到中西部又有時差。77歲的人，要有體力，要適應時差的改變，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又從北到南，繞起整個美國來公開演講，絕非易事。由此可見黃春明的熱情支撐著他，從一個州搭飛機到另一個州。

談到創作，無論是寫小說或劇團，「我從沒想過我會成為小說家或作家，我只是生活著。」黃春明認為創作、生活經驗、加上想像力，就是作家最大的養分。八歲失母的黃春明談到喪母，仍然擁有孩童的純真和誠實。在送媽媽的出殯路上，沒有悲傷，他和弟弟的眼睛放在墳場上那許多桑葉，第二天兄弟就回到墳場採桑葉，採到渾然忘我，採的量多得兩兄弟沒辦法扛，只好邊走邊扔，到最後兩手空空，最後因天黑找不到回家的路，兩兄弟哭得淒慘時，正值奶奶尋路找來，一問是上媽媽的墳去了。大人以為是孩子們悲傷媽媽的過世，但小朋友的實際想法卻大大不同。那次，經過奶奶的宣揚，黃春明和弟弟成為「二十五孝」的孝子，還藉機敲詐大人吃美食。

父親再娶後，繼母處罰黃春明不得吃飯，除非黃春明喊她「媽媽」。黃春明的腦子裡，媽媽只有一個，怎麼還有別人也得叫「媽媽」？所以，他有如英雄般被畫地罰站多時也不肯投降。後來，黃春明離家出走，搭卡車便車到臺北。在臺北，他到處碰壁，最後找到一個修水電的工作，在妓女戶修理電燈。於那段時期的工作經驗中，黃春明看到妓女們的實際生活。這樣的經驗，成為他的小說《看海的日子》的基礎。「只有我，才能把妓女寫得如此的高貴，」他的寫作，顯然受到蘇聯社會主義寫實小說的影響。黃春明談到創作，覺得那不是刻意來的。如果一心一意想當作家，要讀很多書，要推敲文字，但對黃春明來說，小說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小說。《看海的日子》後來被拍成電影，小說中的女主角，白梅，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小人物」。

「反權威」的個性，讓黃春明在臺灣保守的年代，創造出不凡的一生。早慧，浪漫，正義，頑童性格，更讓黃春明在壓抑的年代吃了不少苦頭。在宜蘭，他被兩個學校退學。在臺北打工時，參加臺北師範學校的考試，黃春明在眾人競試中脫穎而出。但在臺北師範學校的日子，黃春明翻牆被校警抓到，求情不著，情急之下，打了校警一拳，被學校退學。就在被退學之前，他在學校聽了當時教育部長來校的演講，其中的三分鐘被他聽了進去：「教育要有耐心……」。創意十足的黃春明斗膽到教育部向教育部長求情，「您的演講說教育要有耐心，但我的學校對我沒有耐心……」邊說邊汗流浹背（他認為自己在導戲，誇張的成分大，把自己說得非常可憐，以求校長的憐憫，又覺得心虛，而不禁汗水落滿臉），教育部長看他說得如此「真誠」，「我寫一信，你就帶著我的信到其他師範學校，看看那個校長願意接受你。」黃春明就這樣帶著教育部長的親筆信到臺南師範學校。不幸的是，在臺南師範學校，黃春明因曠課太多，被處罰離開教室，他就跑去圖書館，看到一包包捆著的「禁書」，那些三十年代沒有跟著國民政府來臺的作家的書，不禁忘情的讀起來。他也在那時讀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寫實小說，這些曠課的日子，卻是

孕育一個小說家的絕佳時刻。黃春明把這段日子的經驗，連結到寫《看海的日子》，也連結到他寫的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經驗去。

被臺南師範學校退學的黃春明，回到家鄉羅東已是深夜，因為被退學而「望家情怯」。在自己的家門口徘徊，黃春明希望爺爺可以為他開門，但爺爺重聽，房間又在房子的後面，所以，那樣的希望落空。如果是爸爸或繼母開門，可能會……，想一想，黃春明沈重的走回羅東火車站睡覺，搭翌日早晨的火車回臺南師範學校。在臺南火車站，他看到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個美國死刑犯寫的書被出版……，他靈感一來，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翻牆入校長室，把信放在校長的桌子上，再把門鎖上出來。一出來，黃春明就發覺不對，這翻牆進入校長室的罪責太大，因此，他再翻牆入內，在信的旁邊寫著，自己翻牆……後來校長為黃春明寫了一封信，讓他拿著信到屏東師範學校。

「黃春明，你是『留學生』！」屏東師範學校校長一說，黃春明急忙否認自己是留學生，而是國內生。「你怎麼不是『留學生』？你從臺北師範到臺南師範……你知道屏東師範過去是什麼？」校長問他。黃春明回答是巴士海峽。校長又說了，那你知道，過了屏東師範就是巴士海峽，那兒沒有師範學校了。根據黃春明的翻譯，校長接受了他，也暗示他，再不能從屏東師範學校畢業，他就沒有學校可讀了。

黃春明這樣一路「說故事，談創作」，談得欲罷不能。而他的故事，又來自於他的觀察力，他的創意，他對人的瞭解，他的語言翻譯能力。例如他在擔任一個鞋廠的協理時，在那樣早的年代，就為那個工廠的員工開創了幼稚園，讓優秀的員工不被挖角。有一次在他巡視幼稚園時，意外擔任那堂課的老師，讓小朋友發揮他們的創意。小朋友們從一團泥土，發揮到各種動物的大便，小蟲的屎，壁虎的大便，甚至是拉肚子的屎……黃春明發覺小朋友的觀察力敏銳，不是隨口說說。17年後，有人在人群中高喊「大便老師」，黃春明不知道對方是在叫他，那人靠近他，再高聲喊一次「大便老師」，這下子黃春明意識到了，他問對方，「你是在叫我嗎？」「對啊！17年前，你在幼稚園教我們塑大便，你就是『大便老師』。」當然，這《大便老師》就成為黃春明的另一本創作。



· 黃春明先生即使演講行程緊湊，依然精神奕奕。(照片提供 / 丘引)



「如果開幾堂『創意課』，就能開創一個人的創意，國家可能變成很強大……」黃春明說這句話時，說明創意來自於生活，小朋友本身的創意十足，但創意後來可能被父母或老師等大人抹殺掉，因為大人的世界裡要的是考試、名校、競爭。就像黃春明小學時，畫圖課上，老師要他們畫「我的家」時，他看大家畫得家幾乎是一個模樣，覺得不好玩，於是，就畫自己的家。黃春明家的屋頂有自己長出來的蕃茄樹，那些蕃茄，根據他問爺爺來的答案是小鳥吃了蕃茄，飛到屋頂上大便，蕃茄的種子就這樣在屋頂上生存下來，也長了蕃茄。黃春明還問爺爺，蕃茄樹怎能在屋頂上活著？爺爺說：「我怎麼知道，他要活就會活。」因此，黃春明把他的家畫出來，老師居然看不出來那是蕃茄，還問他怎麼回事，蕃茄怎麼能活。小小年紀的黃春明不懂如何回答，只得就著爺爺說的話對老師說，結果他換到的是被老師打到流鼻血。老師不認為黃春明的圖是「我的家」，因為「我的家」應該是「一個樣」而已。

在黃春明一路求學的過程，從小被老師打到大，連在師範學校當實習老師時，還被他的師範學校的老師打了。而那樣「打」的教育，在黃春明的眼中，就是在抹殺小朋友的創意。「換一個角度欣賞，小朋友能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畫法，怎麼不去欣賞呢？」

說創意，黃春明在師範學校上珠算課時，因算盤拿顛倒打，又被老師打了。事後，老師向其他學生誇耀黃春明居然這麼有創意，可以把算盤顛倒打，還打得出來，實在不容易。對於自己的創意，多才多藝，黃春明很高興自己如此，還在師範學校成立了橄欖球隊。

有創意的人，當作家，不當實業家，也不當生意人。但實際上，很多的生意也需要創意。去年10月過世的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生前再三強調，創意是多麼的重要。若賈伯斯沒有創意（剛巧他也是大學輟學生，在輟學之前，他修自己想要的課，成為日後蘋果的命脈），蘋果電腦就不會成為今日的蘋果了。話說回來，黃春明因為創意十足，處處都有創意，讓他的寫作和劇團別具一格。聽到黃春明的生命故事，不禁讓我想起《邊城》的作者沈從文和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三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我也在黃春明的身上看到魯迅的影子，還有巴金及《圍城》的作者錢鍾書……，黃春明似乎是集多個三十年代重量級作家的特色於一身，而更多的是，黃春明寫的小說雖然被歸類為「鄉土小說」，但黃春明的小說裡說的是人，說的是人的故事，人性是走到哪兒都相通的。

將近三個小時的演講，黃春明雖然因旅館臨時更換房間，睡眠嚴重不足，但黃春明仍然像一把火，灼灼的燃燒著離家鄉一萬多公里的聽眾。黃春明讓全場觀眾從頭笑到尾，爆笑聲洋溢在亞特蘭大，不只紓解在異國的臺灣人的鄉愁，也帶給大家對明日的希望。現場還有來自中國的移民聽眾哩！不時還會聽到有人說，天啊！他不只很會說故事，還很會「教學」。他說的故事，都隱含著教育寓意，而且還是老少都受用。

黃春明的作品在臺灣被歸類為鄉土文學，但事實上，黃春明的視野和胸襟其大無比。他說「混種」是愈混愈漂亮，還舉例中南美洲的世界小姐之多，來自於混種關係。黃春明以此說明，

生命不可劃地自限，觀念和腳步也不能被束縛。他還以自己用蔡英文和旅館溝通，又和路人詢問，哪兒可以找到中國食物吃，來說明任何學習過的東西都不會浪費。言下之意，黃春明也暗喻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塊土地，在歷經不同族群的混合後，綻放更漂亮的花朵。換句話說，就是接納與包容，如自己、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異國通婚……最後，大家都成爲臺灣土地的養分。就像黃春明談到寫作，不是語言的堆砌，而是「真正從內心出來的才能感人」。

喬治亞州有幸有了黃春明，而他的足跡，在亞特蘭大之後，他告訴我，就飛往紐澤西州，然後是紐約，再從紐約飛到洛杉磯。黃春明的美國巡迴公開演講的開啓人是作家簡宛，以美國華文作家協會做橋樑，由不同州的作家協會或讀書會主辦，加上文建會、外交部駐各地辦事處及民間團體的協辦，才有了十二場的演講。77歲的黃春明，給大家的不仅是寫作和生活，他的熱情、睿智、和開闊，就像大西洋的海水連結到太平洋，無邊無際，也像極微積分的 Infinity，無窮也無限，但絕不會是零。這就是黃春明在美國的公開巡迴演講，是 Infinity，一代傳過一代，代代相傳，絕不歸零。黃春明播下的種子，在現場不同年紀，不同省籍的聽眾群，會綿延不斷的萌芽，開花，但這也是教育，需要耐心等待。這也如同黃春明作品中給讀者的「希望」。明天是希望，小朋友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也是希望。而希望是無窮的，就像黃春明的關懷老人系列小說《放生》一樣，老人是老了，也要希望。🍀



· 黃春明先生（右）與丘引（左）合影。（照片提供 / 丘引）